

最·新·文·革



秦晓鹰 著

星垂夏夜

XINGCHUI XIAYE

中国解放军出版社



最新文萃

讀書（33）自序錄古存圖

《星垂夏夜》

秦曉鷹 著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萃文藻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垂夏夜/秦晓鹰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3

ISBN 7 - 5005 - 5663 - 2

I . 星… II . 秦…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5763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 13.625 印张 208 000 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ISBN 7 - 5005 - 5663 - 2 / I · 0005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秦晓鹰小记

生于燕赵，慷慨悲风。幼年入京，学而未成。
插队落户，吕梁山中。苦读南开，别津返京。
初而研史，继涉政经。形似微官，实为书生。
老文老笔，新闻新兵。报端杂感，荧屏锐声。
草《神州街》，创《世纪行》。
偶有著述，献予诸公。丑莫漫画，妙哉丁聪。
已叩暮鼓，愧称晓鹰。寄望青年，民族晨钟！

文 自题
画 丁聪

目 录



如烟如铅

一顿被遗忘的早餐	(3)
怎样的人——近观薄熙来	(8)
挂着雪花的火车票	(13)
北京“的哥”	(16)
无常却是正常时	(21)
在文化名人街“猜谜”	(25)
十五元的诚实	(29)
钱有啥味	(33)
局长出逃	(36)
两个人的两个故事	(40)
姐姐走了	(46)
车轮上的中国	(50)
小刘班长	(60)
今世缘	(65)
“两胡”印象	(70)
星垂遥天的夏夜	(75)

淡淡地说开去	(80)
秋风劲 胜春光	(85)
草坪上有一张纸	(88)
最出名与最无名的	(93)

灯下寄语

谁寄锦书云中来——关于家书的联想	(101)
风云壮歌——评电视剧《年轮》	(106)
缘何兴起“帝王热”	(118)
《发现》的发现	(122)
奥斯卡得了精神病	(126)
守住激情——观《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感	(130)
父亲、孝子和逆子——浅评《我这一辈子》的电影、电视改编	(134)
无题	(140)
曲折的故事曲折的人	(146)
《汉字王国》中的瑞典“臣民”——一位瑞典人告诉我们汉字的由来	(151)
关于“不”的断想	(156)
作官避事耻 议政社稷心——浅评王佐书新作《议政研究》	(169)
美的欺诈	(173)
艺术中的马	(177)

异域风情

- 金色墓顶有一面旗 (183)
印度：让人费解让人奇 (188)
记趣“千湖之国” (197)
雕像的震撼 (205)

世间百味

- 忍吧 (213)
忘记是“愉快”的——兼与方军商榷 (217)
浊浪有源——为王朔及他的“哥们儿”说
句话 (221)
下午四点半 (226)
享受简单 (230)
老明星老不明白 (234)
渴望另一种《十万个为什么》——苍白的
人文科学面对着一千双眼睛 (238)
科学，怎样走进心灵 (243)
那么近 那么远 (249)
怪，礼仪之邦无大典？ (253)
什么人说话最生动？ (256)
大众传媒与小众心态 (259)
说到她，想到他 (262)
什么是傻？ (266)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270)
希特勒为何派人去西藏	(279)
犹太人为什么遭人仇视	(283)
格瓦拉没有时代	(288)
从《舞蹈》想到季羡林先生	(292)
李德是个什么人?	(297)

再现历程

风云千般度——浅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经济工作批示	(303)
“五个一工程”一等奖	
光荣行(电视专题片原创解说词)	(309)

如烟如铅

一顿被遗忘的早餐

31年前的11月某日，清晨、薄雾，从山西进京的火车硬座车厢里走出个农民打扮的小伙子。他穿着一件沾着河泥的褪色黄棉袄，头上系着块白羊肚毛巾，内衣口袋里装着生产队年底分红得的140元人民币。与地道的农村后生惟一的区别是他的目光。这目光中透出的不是好奇，而是见到久违故土的兴奋与亲切。

这个小伙子就是插队三年后回家探亲的我。北京的初冬，寒冷而阴暗，街上到处是刺眼的标语和残破不全的大字报，“火烧”“油炸”“炮打”的墨迹涂满了墙壁、马路、公共电汽车。然而，我还是极兴奋，因为我毕竟又嗅到家乡的气息，又见到了拉着冬贮大白菜的平板车、匆匆上班的自行车流和身子探出车窗大声吆喝的售票员。什么都没变，变的只是我，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安排上百口人吃喝拉撒、春种夏锄秋收的生

产队长！

说实话，毛主席让我们去的“广阔天地”哪样儿都好，就是一样不好：吃不饱。这不，肚子又在打雷似地叫，昨天上火车前吃的四个窝头早就被我强健的胃分光吃净了。是的，用白菜汤、玉米面高粱面对付了三年的肚子此时是严重的“胃亏肉、胃亏油”呵！可巧，无轨电车开到新侨饭店，我知道这里有西式早餐，有肉，于是不加思索拎起随身的帆布提包就跳下了车。

4



30多年前拍下了一张照片。在照片后，自己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天大旱人大干，女社员喜收胜天粮”

来得太早，饭店的餐厅还没有开门，我只好蹲在背风的台阶上。那时的北京人和全国一样，多的是口号，少的是钱，都穷。没几个人敢到这种西餐厅吃早饭。我也是下狠心要解馋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里挤出个穿着洁白工作服的胖师傅。他边搓手呵气边打量我，最后揶揄地问：“哎唉，您在这儿干吗呐？”

台阶不是你家的，我蹲着又不碍事，就不理他。胖师傅又说：“跟你说话呐，听见没有？告诉你，这是饭店不是大车店。”

“我知道。”应答时，我的声音闷闷的。

“知道什么呀？这是西餐，不是中餐。”他把那个“西”字吐得格外重。

我旁视别处，不理他。胖师傅没趣地“哼”一声缩进门去。我掉头看时，只见店门玻璃后的抽纱白窗帘掀起一角，几个年轻姑娘正在吃吃地浅笑，劣质雪花膏涂抹过的脸上挂着不屑。

七点半钟，已经冻得上牙打下牙的我才算坐在了餐桌前。顺手掏出一角钱一盒的“握手”牌烟、点燃，顿时满屋子都弥漫起一股呛人的烟雾。可是，我万没想到，等了好一会，却没有任何人招呼我。在我后面来的人都吃上了，我仍在

等、等……此时的我真是怒从心头起、恨从胆边生，二话没有，揪住白桌布，连同上面的盐、胡椒粉、牙签和调味酱油，一齐摔到地上。只听哗啦一声，碎瓷片、浓酱汁迸溅满地。餐厅里顿时慌乱了，随着女服务员的尖叫，一个经理模样挺着肥胖肚子的人出现在我身边：“你得赔钱，不赔不能走！”

未等他的话音落地，我已经把身上带的 140 元钱“啪”地一声甩在桌上。这在那时算大额，对于每月只有二三十块工资的北京老百姓，140 元足以充当一家五口人每月的生活费了。顿时全场肃静，后来，就是快快端来面包、黄油、火腿、牛奶；再后来，就是我在酒足饭饱出门时，听到的一句议论：“这乡巴佬，还挺会点（菜），就是面包要得多了。”是的，我要了一斤半面包！

这是我吃得最痛快的一次早餐。这是用浸着自己汗渍的钱吃的一次早餐，是站在乡下人的角度“幽”了城里人一“默”的早餐，是用田野的阳光驱赶了阴暗浓雾的早餐。

总之，这件事让我得意了好长时间，是由蛹蜕变成蝉的得意，还是稚嫩的学生娃脱胎换骨后

的得意?然而,遗憾的是,这十几年我竟渐渐地把它遗忘了,淡忘了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也许,还淡忘了别的。

如烟如铅

怎样的人

——近观薄熙来

去大连之前还在自问，10年未见，当初的那位薄部长（大连市委宣传部长），后来的薄市长（刚退）、现在的薄书记（刚上），是否还认得故人？工作人员说薄去了香港，能否回来尚说不准。哪知，我到大连后的第二天他就返回，并且一下飞机就连夜约见包括我在内的百名首都记者。我陪他就坐主席台，面对下边或站或坐或蹲或跪的摄影记者，他无法叙旧寒暄，只是抱歉地抱抱拳点点头。我呢，也索性听他与记者“独侃”，乐得就近端详判断他10年间的变化。

是岁月无痕人有痕吗？薄熙来老了；但大概是以年龄换智慧的缘故，53岁的他仍有魅力。难怪他刚一开口，闪光灯就亮成一片，有个女记者竟高擎相机镜头不动地对着他，时间长达半个多



如烟如铅

本文作者与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

小时。很巧，有位记者还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人家都说您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领导，您怎么看？”

薄答：“魅力这个词恐怕只属于年轻人。大连是个年轻的城市，才100年。我们把它建设得更年轻了。所以应该说，大连很有魅力，我呢，只是沾了沾光。”

有人问：“您作为当家人，有什么用人之道？”